

一阕明月词 千古中秋魂

徐龙宽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”是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的开篇。该词以一轮明月为载体，装下了天地辽阔，装下了人生悲欢，字字皆月色，句句是人生。被后人誉为“中秋第一词”。

这首词的诞生，源于苏轼一段失意孤寂的岁月。熙宁九年，王安石新法如火如荼，朝堂内派系争斗不断。生性坦荡，不愿意趋炎附势的苏轼，因政见不合，屡遭排挤。为避朝堂倾轧，苏轼自请外放，到了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任密州知州。当时的苏轼，仕途困顿、壮志难酬。中秋之夜，皓月当空，万家团聚，欢声笑语，遍地一片祥和。唯有苏轼一个人孤身对月，置酒独酌。月色越圆润，月光越清澈，他那颗向往国家团圆的心就越浓烈，心底的惆怅就越汹涌。想想自己半生颠沛、仕途不顺，又与弟弟苏轼手足分离，不相见7年之久。万般情绪涌上心来。苏轼遂举杯问天，写下了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的千古开篇，将满腹郁结、迷茫

和期许，尽数托付于中秋朗月。

开篇发问，跳出了传统诗词儿女情长和自我离愁，带着苏轼独有的哲思和坦荡。从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的遐想，到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的纠结，苏轼写出了世人共通的困境：人人皆愿登高逐梦，我却畏惧高处的事世寒凉。当时的他，厌倦了争夺，渴望有一方清静之地归隐，可是心中的家国情怀，济世之志又不忍让他抽身世外，出世的超然与入世的坚守在心中拉扯。寥寥几笔，写尽了古代文人进退两难的人生抉择。“高处不胜寒”，一语双关，借写对月宫的想象，委婉道出政治上高处的寂寞与风险，是这首词最妙的修辞所在。此外，全句也带有比喻、象征的意味，被后人经常拿来引用。

这首词之所以能成为中秋词作巅峰，更在于苏轼的通透格局。自古望月怀人词作，多是哀怨凄苦，愁绪绵长，让人悲怀。苏轼的这首词不同，他

最终摆脱了离愁和失意的框架，写下了旷世哲思。写下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这样惊世骇俗的感悟，也让苏轼的达观思想到了一个新高度。天道无常，聚散也是世间常事，遗憾本是人生底色。正是这份通透，让全词的意境瞬间升华。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不再是桎梏人心的愁苦，而是坦然接受的人生常态。

末尾一句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更是将个人思念升华为对人间普世的美好期许。纵观历代中秋词作，或格局狭小，囿于个人离愁；或辞藻华美，却无风骨灵魂；或意境清冷，只剩哀怨凄苦。唯有苏轼这首词，以明月、中秋为景，人生为思，融入了写景、抒情、议论、哲思于一体。

这首词跨越时空，抚慰着每一个历经缺憾、心怀期许的普通人，也成为当之无愧、冠绝千古的中秋第一词。



明月年年在 亲人渐渐老

李笑华

中秋的月亮最是公平，天涯海角，人人头顶都有一轮清辉。可它也是最是无情，岁岁圆满无缺，却眼睁睁看着人间的父母，一年老过一年。人这一生，许多热泪，都是中秋月亮替我们逼出来的。年少不懂乡愁，不懂别离，等到真的读懂月色，身边的光景，早已悄悄变了模样。

小时候的中秋，是朴素又踏实的甜。没有精致礼盒，只有油纸包着的老式月饼，纸边微微泛黄，拆开时总有细碎的饼屑簌簌落下，混着果仁与冰糖的香气，满院都是踏实的烟火气。家里那张旧木桌，桌面布满深浅交错的裂纹，是经年累月磨出来的痕迹。母亲早早把桌子擦得干净，切块、摆盘、放上新摘的石榴秋梨，简简单单几样吃食，就撑起了我们一整个童年的团圆。

那时候的父母，从不会累。母亲手脚麻利，灶台烟火不断，忙完饭菜又忙着打理果盘，眉眼清亮，浑身都是力气。父亲身姿挺拔，搬桌摆凳从容稳妥，月光落在他乌黑的发间，安稳得让人安心。我们几个孩子围着桌边疯闹，抢着吃最软糯的饼芯，叽叽喳喳的笑

语，填满了小院的每一处空隙。那时总以为，月圆会年年如此，家人也会岁岁如初，团圆是最寻常的日常，从没想过，这般普通的烟火，日后会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我们长大的代价，就是慢慢远离家，慢慢辜负那些默默的等候。为了生活奔波，岁岁奔赴远方，异乡的中秋从不缺圆月，超市的月饼花样百出，精致好看，可咬在嘴里，始终寡淡无味。原来月饼的甜，从来不是馅料赋予的，是有人为你用心筹备的温度，是故乡独有的烟火温情。

这些年回家过中秋，大多行色匆匆。短暂相聚，又仓促别离，团圆的光被日子越挤越短。曾经热闹的小院，渐渐变得安静，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，也悄悄染上了沧桑。

今年中秋归家，月依旧很圆，风依旧微凉，只是人不一样了。那张陪我们长大的旧木桌还在，裂纹更深、纹路更旧，静静立在晚风里，透着淡淡的冷清。母亲依旧记得我爱吃豆沙月饼，早早备好摆在盘中。可我看着她抬手摆放月饼的手，忽然心头一紧，那双手早已不复当年利落，指节干瘪，微微发颤，动作缓慢又笨拙。曾经为我洗衣做饭、遮风挡雨的一双手，终究被岁月磨去了所有力气。

饭后我收拾行李准备返程，母亲悄悄捏起两块老式月饼，默默塞进我的背包里。她怕我在外不舍得吃饭，怕我深夜加班空腹，哪怕我早已长大成人，在她眼里，我永远是个会饿肚子的小孩。她塞得很轻，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惹我嫌弃这老旧粗糙的味道。那一瞬，我不敢抬头，不敢看她鬓边密密麻麻的白发，生怕一对视，积攒的情绪就彻底绷不住。

父亲依旧话少，全程只是静静坐着，抬眼望着天上圆月，沉默不语。晚风拂过庭院，吹白了他的鬓发，吹弯了他的脊背。从前为我顶天立地的两个人，如今单薄得让人心酸。他们从不诉说思念，从不抱怨别离，所有的牵挂，都藏在一桌饭菜、几块月饼、几句反复的叮嘱里。

夜深望月，我终于明白，成年人的中秋，从来不是赏月，是珍惜眼前人。月亮年年都会圆满，可父母的岁月，过一天少一天，过一年少一年。我们总盼来日方长，总以为还有很多团圆的机会，可时光最是吝啬，从不等人。

人间最让人落泪的遗憾，是月年年依旧，人岁岁渐老。月圆可以静待，人老再无归途。往后余生，别只顾着奔赴远方，多回头看看等候我们的人。月色岁岁寻常，惟愿至亲，平安无恙，岁岁相伴。

中秋 与一轮明月相约

彭根成

把思念折成一只纸船
轻轻放进秋夜的银河
风从桂树的枝头路过
带来你熟悉的轮廓

不必问归期还有多远
月光已铺满来时的路
我们隔着千山万水
却共饮这一杯清露

你从云层后缓缓升起
像一页洁白的信笺
写满人间未说出口的心愿
在夜色里静静沉淀

我伸出手，接住一缕光
仿佛握住你温暖的掌心
不须言语，不必回望
此刻便是最好的相逢

中秋的月光

程应来

了，老人总会在八月十五的晚上守在村口等，好像在这里等比在家里等更接近结果。最后，他只有捧着大大的月亮回家了。但背影，仍然写着希望。

3年前，二狗子在一次洪水的抢险中遇难了。他是老人的独子，老人在很多年前就失去了老伴，如今又失去了儿子，这双重打击是很难承受的。于是，政府在给老人送去抚恤金和各种瓜果礼品时撒了一个谎，说二狗子去边境线了，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。从此，老人每天都去村口望一遍。似乎望一回，二狗子就离家近一步。中秋节，月光大得心慌时，他就选择晚上去村口等。就像他这一等，儿子就能回来。中秋的月光似乎也很善解人意，用盛大的爱和包容和老人说着悄悄话。

镇上的敬老院里，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，他一生无儿无女，老伴儿还在他归来前投河了。老人似乎孤独得太久，他非常喜欢热闹，就愿往人多的地方挤。每到节日都会到电子里走一圈，说他的左耳已经听不到声音了，是当年被大炮轰的。几乎是逢人就说。我母亲总是笑着接纳老人，并认真地聆

故乡明月朗

赵宽宏

又是中秋，脑中忽然冒出一句：故乡明月朗。再想想，不觉产生了两个疑问：这中秋的月怎就会比平时的亮？这故乡的月怎就会比他乡的明？

对于第一个疑问，唐代诗人潘纬在诗中做了很好的解释：“古今逢此夜，共翼演繹明。岂是月华别？只因秋气清。”因为气清，中秋的月硕大而圆满；因为大而圆，人们又对它寄托着自己的一份情思，这自然就会比平时亮得多了。

而故乡的月怎就会比他乡的明呢？究其原因，还是一个“情”字所系。乡情、亲情、爱情、友情……这是一系列的“情”把故乡的月洗明了，让故乡的月与他乡的月有了区别。因此，每至中秋时节，远离家乡的游子，都会受这“情”字炙烤。于是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就要尽量赶回去与家人亲友们团聚。所以这中秋节在我的故乡又叫团圆节。

把中秋节视为团圆的象征，自然就是因了月的缘故。月有了“月圆月缺”，人才会“悲欢

我出生在秦岭南麓的一个小山村，我们那里出产板栗。每到金秋时节，枝叶间就藏着一个又一个浑身长刺的绒球，成双结对地挂在枝头上，伴随着清爽的秋风轻盈摇曳。那几棵板栗树，枝叶繁茂，树冠如盖，粗壮的树干要三四个人手拉着手才能合抱住，没有梯子是不能爬上去的。

记得小时，每到金秋时节，我们小孩就抬头眼巴巴地望着树上带刺的板栗。估摸板栗快成熟了，有的男孩就找来竹竿，对着树上的板栗就是一阵拍打，枝头上的板栗就如雨点般纷纷落下，我们女孩也飞速跑过去，将浑身是刺的青板栗果捡到竹篮里。慌乱之中，掉落的毛板栗经常会砸中树下拾板栗的人的头部，那“哎呦”一声惨叫，逗得大家哄然大笑。

打下矮处的板栗后，我们就想办法弄高处的板栗。有人找来一尺多长的短木棍，然后站在高处，用力抡起木棍朝树上丢去，枝头上的板栗随之“哗啦”落地。一番抡打之后，大家再到树下继续抡起木棍打。抡打了几次后，树底下满是残枝败叶和青板栗果。有的木棍被甩到了树上，挂在枝丫间，摇摇欲坠，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。大伙迅速地捡拾完地上的板栗后，就躲到偏僻的地方，将带刺的外壳剥掉。没有熟透的板栗颜色浅，里面的果肉却鲜嫩无比。

每年中秋时节，板栗绒球逐渐变黄，有的裂开了口子。若在夜里听到风的声音，第二天，我必定早起，拿上书包，朝板栗树下跑去。经秋风一吹，不少板栗会掉落在草丛中。我来到树底下，俯下身子四处寻找，用木棍拨开草丛，一颗颗深褐色鼓胀的板栗就躺在草丛中。我正捡拾板栗时，来了几个同伴，他们也是来捡拾板栗的。看见树下已经有人在捡了，他们来不及走到树下，直接从土坎上飞身一跃，霸占一块位置后，赶紧趴在地上着急地找寻板栗。我东瞧瞧，西看看，四处张望，生怕板栗被人捡走了。等我们把树底下都翻遍了，又抬起头来，看看满树的板栗，巴不得能掉下几颗来。刮风的时候，可能还会被树上落下的板栗砸中头部，大家嬉笑着说，这是正宗的“毛栗子”。被砸中的人觉得倒霉，还发誓要把这颗栗子踩得稀烂，方能解气。在有风的日子，树下的板栗是捡不完的。早上，我捡了满满一口袋板栗，到了晚上，也照样可以捡到不少。每次捡完地上的板栗后，大家都翻看各自的书包，看谁捡得多。捡得少的男孩，会嬉皮笑脸地伸出手，向捡得多的讨要一把。也有上来就抢的，被抢的人，撒腿就跑，一路洒下欢声笑语。笑过闹过，我拿出一颗板栗将其剥开，把玉黄色的果肉放进嘴里，轻轻一咬，那生脆、清香、甘甜的味道至今让人回味无穷。

当然啦，如果用铁锅慢火翻炒着把板栗炒着吃，那就更香了。通常我会给妈妈烧火，等板栗崩地一声裂开口子，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抓起一颗，算是“锅中取栗”，也不怕烫，剥开就往嘴里送，满嘴生香，其乐融融！

漆水副刊 3878期